

■关 注

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发展经过了理论探索和中外文化交流逐渐深入的过程,面对未来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从何处进一步挖掘儿童文学的思想资源,丰富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进一步发展的依据和可能性又是什么?本期,我们特约几位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家,就最关心的儿童文学理论问题谈谈他们的看法。

重建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性视野

□徐 妍

界的细部一并汇入的地下矿水。概言之,中国儿童文学若想在新世纪背景下确立身份和定位,当务之急的工作便是在整体性视野下将儿童文学创作视为一个与思想文化世界、文学史(包括中国儿童文学史)世界、现实世界、未来世界相一体的世界。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若想重建整体性视野,首先需要“再次重返五四那里去”。我之所以说是“再次重返”,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曾经集体地“回到五四那里去”。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返”,如朱自强所说:“中国儿童文学继承和发展‘五四’时期被大力倡导的‘儿童本位’的思想,克服了以往‘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工具’这一观念的束缚,经过向‘文学性’回归、向‘儿童性’回归,建构了‘儿童的文学’。”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与上世纪80年代所相遇的文化语境非常不同,为何还要“再次重返五四那里去”?概言之,五四亦是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原点,如果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依旧坚持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论。新文化运动既催生了中国新文学,也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这一点,正如刘绪源所说:“中国本来没有儿童文学,有了‘五四’新文学以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事实也是如此: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作家所倡导的“人的解放”这一文学主题思想始终内含了“儿童的解放”这一中国儿童文学的主题思想。其最有代表性的思想便是“儿童本位”论。周氏兄弟提出的“儿童本位”论,尽管思想资源不同,阐释各有重点,但都是为了提倡五四时期的核心思想——“人的解放”。可以说,在五四时期,即在中国儿童文学诞生期,中国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论就产生于五四新文化思想的整体视野之中。当然,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诸多变化,如:原创与复制并行、纯文学与通俗兼容等,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只要还坚持“儿童本位”论,还致力于“儿童的解放”,就不可以遗忘五四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原点。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若想重建整体性视野,需要重回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流脉中去。沿着文学史的流脉,我们最不该忘记鲁迅短篇小说《故乡》中的小闰土。小闰土不仅为一代代后来者提供了自然之子的原型形象,而且称得上世界性的经典顽童形象。即便对于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而言,小闰土的勇武、机智、慷慨、善良等品性都是一

种珍贵的稀缺形象。此外,冰心、叶圣陶、老舍、张天翼、凌淑华等创作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也应该不断复活于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中。当然,客观地说,在重回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流脉时,我们难免不会浮现“政治童话”、“教育童话”、“训导主义”等对中国儿童文学造成的历史性伤害,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还是不能因为历史性伤害而清空文学史中的历史记忆,更不可能因此而祛除中国儿童文学所必得承担的分量,如:政治文化、时代精神、道德义理、时代理想、爱与美、新生活的气息,以及儿童性在某种程度上的复杂性等。无论如何,对于一个有100年儿童文学史的国家,不需要因为历史性伤痛而遗忘自己的历史。当然,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具有探索新的文学道路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探索自己的新路,都不该祛除文学史流脉而成为空洞化的存在,或直接生长在图书市场上而成为娱乐时代的消费之物。总之,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倘若将一一过滤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历史重负,将是一个空空如也的消费世界。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若想重建整体性视野,还需要将现实世界和梦想世界结合起来。儿童文学即便纯净如一滴露水,飘逸如一位花仙,梦幻如一片云朵,也不可能彻底成为现实世界之外的存在。儿童文学的特质即是以儿童视角下的梦想世界来反观现实世界,并建构梦想世界。而且,在儿童文学的疆域内,现实世界与未来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可逆的隐秘通道。相较于成人文学中的现实世界,儿童文学中的现实世界更具有未来世界的质地。例如:新世纪曹文轩的小说创作便不断往返于现实世界与梦想世界之间。《青铜葵花》《细米》《大王书》《蜻蜓眼》等,再如最近出版的“曹文轩新小说”不仅表现了新世纪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而且传递了新世纪中国人的情感和情绪。然而,“曹文轩新小说”在抵达现实真相时,却通向了新世纪中国儿童与中国人的梦想世界——为人的尊严而生活、为爱与美而生活。当然,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也有一种不可低估的误将当下性理解为现实性的创作倾向。在我看来,如果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现实世界折射不出梦想世界的影像,那很可能是由假借现实之名的伪现实所构成,因为中国儿童文学迄今还不曾选用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文学成绩,但整体性视野的重建仍然任重而道远。

批评与研究:拓展儿童文学边界

□舒 伟

通过当代文化和文学发展视野,运用新的学术资源去考察研究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它有助于拓宽拓深国内儿童文学研究的文学内涵和研究层面,激发相关理论研究的潜能,促进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

在特定意义上,儿童文学涵盖的基本命题是“儿童成长”与“童年特质”的文学表达。如果说1744年英国出版家约翰·纽伯瑞在伦敦大规模出版发行儿童图书的行动,掀开了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出版事业的第一页,那么,在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的时代语境中,大批具有卓越艺术品质的儿童文学作品(包括童话故事、校园小说和历险小说,等)迎来了英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并由此形成了从19世纪后期两部“爱丽丝”小说到20世纪末“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英国儿童文学主潮。在中国,从五四前后的“儿童文学运动”到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再到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成为首位获得世界儿童文学最高奖的中国作家,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已经走过了百年不平凡的峥嵘历程,成为世界儿童文学版图上巍然屹立的东方版块。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了国力日益强盛的大格局。在此背景下,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成为出版行业中最具活力的板块。少儿出版行业推出的图书产品包括童话、散文、寓言故事、少儿诗歌、动物文学、校园文学、探险文学、幻想文学等各种文类及题材。为满足近4亿少年儿童及未成年人文学阅读的强劲需求,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儿童文学大国。21世纪的人们相信,只要有人类,有儿童,有心系儿童成长的人,那么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就会一路前行,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基本条件就是加强儿童文学创作队伍的建设,以真正具有中国情怀、世界视野、经典品质的作品来提升中国儿童文学的竞争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作为人类个体生命中特殊的人生阶段,童年具有独特的双重性。童年包含了太多的东西,但又是受到诸多限制的时期;童年是无畏的,充满想象的,心比天高的,但童年又是摇摆不定的,蒙昧无知的,甚至充满恐惧的,需要成人的呵护和引领。因此,一方面要不忘初心,尊重童心,另一方面又不能一味地崇拜童心,拔高童年。因此,创作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绝非易事。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要体现对儿童及青少年成长的意义和价值,满足不同年龄层次的少年儿童读者的认知需求和审美需求。这对于讲述中国故事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批评家杰克·齐普斯所说:“儿童文学也应当遵循我们为当代最优秀的成人作家所设定的相同的高水平的审美标准和道德标准。”就此而言,儿童文学批评和研究及来自儿童文学史的文化理论视野具有不可替代的评判价值和引领作用。

在这方面,英国的儿童文学批评和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观照和借鉴。

卓有建树的研究成果捍卫和拓展了儿童文学的文学边界和文化视野: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的优秀作品,批评家和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捍卫而且拓展了儿童文学的边界。权威的英国文学史的相关论述中呈现了史学研究不断发展更新的视野。安德鲁·桑德斯在《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2000)第七章“维多利亚鼎盛期的文学:1830至1880”中,对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小说)和爱德华·利尔(《荒诞歌谣》)两位作家作品的艺术特征进行了专门论述。桑德斯指出“爱丽丝”小说始终充满反转、推测、激变和梦想等因素;两部“爱丽丝”小说呈现出一种探索荒诞的快乐,因为荒诞就像镜子一样,提供了看待事物的可供选择的方式。他认为两位作家的创作标志着“一种富于智力和奇想的儿童文学的出现”,是鉴赏力变革的最显著结果。而这种阐述代表了英国主流学界的价值取向,即将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文学经典纳入英国文学正史,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约翰·里凯蒂主编的《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是英国小说发展史研究的权威论文集,体现了20世纪末英美学术界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价值趋向。其中罗伯特·波尔赫默斯的文章《刘易斯·卡罗尔与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儿童》将幻想文学与童年书写联系起来,阐述了爱丽丝这一人物具有的划时代的重要文化意义,以及爱丽丝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儿童主人公,是如何与同时代的其他重要小说家(如狄更斯等)所呈现的儿童主人公和童年相关联的。这篇颇具深度和广度的学术论文,成为维多利亚时期童年叙事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菲利普·戴维斯的《维多利亚人》是一部新颖独特的英国维多利亚文学史,以社会思潮和文化背景为主线,深入考察了1830年至1880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英国文学的总体特点和客观成因。该论著尤其对达尔文和科学发现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进行了深度阐述。事实上,达尔文不仅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成人文学产生重要影响,更是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戴维斯还论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文学和幻想文学,探讨了它们的时代意义和文学话语价值。戴维斯将童话文学和幻想文学纳入维多利亚文学史体现了一种突破,一种新视野和新认知。

解读和确认“黄金时代”:儿童文化和文学论著的阐述
维多利亚时代,在工业革命潮流的冲击下,众多作家转向童年叙事,童年书写成为作家们对抗社会剧变和精

神危机的表达方式。作家怀着追寻童年的心态为孩子们写作,或者就以少男少女作为作品的主人公,使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异军突起,继往开来。此后批评家和学者的深入研究揭示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名篇佳作的经典性,其数量之多,艺术水平之高,叙事文类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足以令世人瞩目。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佩里·诺德曼、杰克·齐普斯、彼得·亨特和约翰·斯蒂芬斯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以深厚的文学理论资源投入儿童文学研究,考察其创作和批评现象,包括英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其共同特点是将儿童文学视作整个文学活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同条件下接受相同的评判标准。20世纪80年代以来,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小说研究的重要成果体现在“19世纪家庭观与儿童小说”;“19世纪儿童小说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从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角度解读维多利亚时期儿童文学的成人阅读现象。

哈维·达顿的《英国儿童图书:五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史》(1932)是重要的英国儿童文学图书出版和史学研究及书目学著作,奠定了后世儿童文学史学研究的基础。它以翔实的史料对英国儿童图书创作、出版的整个社会历史语境及发展进程,尤其是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经典的出现与英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内在逻辑关联等进行了透彻的阐述。

汉弗莱·卡彭特的《秘密花园: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研究》(1985)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的杰出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进行了全面深入考察,认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形成了相似的涉及思想观念和主题的模式。作者重点论述的是,在这一“儿童文学黄金时代”,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作家选择儿童小说作为其描写社会和表达个人梦幻的载体。

彼得·亨特主编的《插图版英语儿童文学史》(1995)是一部按年代和创作类型编排的通史类论文集。它重点探讨了英国幻想小说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等因素。书中第六章“一种艺术形式的诞生”论述了维多利亚时期至爱德华时期的代表性童话小说作家及其创作。

所有这些学理深厚、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既揭示了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经典品性,也捍卫和拓展了儿童文学的文学史边界和文化视野,确立了儿童文学的艺术品质和社会价值。以此为观照,通过当代文化和文学发展视野,运用新的学术资源去考察研究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化和文学认识论意义。正如杰克·齐普斯所论述的:“尽管并非《哈利·波特》小说系列使儿童文学回归其在文化版图中应当拥有的地位,但它们确实巩固了儿童文学在文化版图中的地位,而且将继续使普通读者认识到,儿童文学才是最受欢迎的流行文学。”儿童文学是真正的大众文学,是为所有民众创作的文学,是无论老少都在阅读的文学……”文化和文学史研究视野有助于拓宽拓深国内儿童文学研究的文学内涵和研究层面,激发相关理论研究的潜能,促进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

理想的儿童文学,是成人与孩子之间对于这个世界理解的一种审美沟通。经由儿童文学的审美通道,将人之为人的核心价值以真实、正确、真诚的方式来实现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有效交往。

这十余年来,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出版,进入了一个蓬勃的发展阶段,因此有了中国儿童文学进入黄金时期的说法。确实,儿童文学以及其他类型的童书是出版领域的亮点,同时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无论在作品数量、质量、创作队伍以及受重视和关注的程度上,也都超过以往,但是在这股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热潮中,还需要围绕对儿童文学概念的厘清与认定,对某些创作现象予以冷静的思考。

我们知道,童年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从人类社会凸显出来,至今还不到400年的历史,而自觉为儿童创作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的出现与发展大概有200余年的时间。作为文化概念的童年,其疆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革而不断发生着位移,童年概念的不断位移,自然也影响着儿童文学版图的变迁。纵观中国儿童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与发展,无不与成人对童年的认识与阐释(也即儿童文学的演变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上,对于儿童文学是什么的探讨一直从未停止,而且主要是以儿童文学的价值这个角度为切入点。比如儿童文学要“引导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要“给儿童认识人生,构成了他将来要做的一个怎样的人的观念,助长儿童本性上的美质”;要“告诉儿童真的人、真的世界、真的道理”;儿童文学要“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个性基础”;儿童文学要“为孩子一生打下精神底色”,等等。如蜿蜒而来的是从以成人为主导的教育性为宗旨,到凸显“童心”以“儿童为本位”的路径,呈现了童年观的发展与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儿童文学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

以“童年本位”的儿童文学是“一种自觉地全方位服务于从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成长的文学”,观照了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的生活、情感、内心世界与精神维度,可以说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对童年的书写托起了文化内涵、精神品格与审美追求的高原。然而,在当下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及在一些创作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存在“儿童本位”的偏狭化倾向。在这些作品中,为了把儿童形象放在中心位置,成人形象往往不是被卡通化、漫画化,就是作为对立面,成为孩子压抑、痛苦、悲伤的渊藪。这些作品中的父亲总是冷漠的、蛮不讲理的,母亲总是唠叨的、歇斯底里的,老师总是愚蠢的、迂腐荒唐的,社会上的成人总是险恶的、别有用心心的,等等,不可否认,儿童在成长中遭遇的很多痛苦与成人有关,因为尽管现代社会中成人对儿童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不论冷漠对待孩子还是过度关注和爱护孩子,都会对孩子造成束缚,孩子受成人监护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只是监护的理念和方式有所变化,因此总体而言,孩子还是处于成人的宰制和规训之中。既然是监护和被监护的关系,那么自然会发生矛盾,作品表现成人与孩子的冲突无可厚非,也是两者关系的某种真实写照。但是,如果为了逗孩子开心,宣泄孩子的情绪,将成人置于孩子的对立面或者将成人脸谱化、平面化,那么就在创作上缺失了深厚的向度,也片面地理解了儿童本位和童心的价值。用方卫平的话来讲是出现了“伪”儿童本位的创作取向。

当然,通过对成人世界的警惕和反对,来彰显童心的价值和童年的本质精神,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国外有很多,国内也不少。但如果在创作中,对成人形象只给予简单化、类型化的塑造,目的是为了增添笑料、讨孩子的欢心,起到扭曲成人而娱乐孩子的作用,这类作品的美学和价值取向是需要怀疑的,缺少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意义。

我们知道,对成人世界的警惕,对童年纯真的消失带着牧歌式感怀、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有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舒比格的《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等(舒比格更多的是还原童真世界,以孩子的思维和眼光重新建构世界,实际上也是对当前已经建构起来的成人模式化世界的一种反叛)。这些作品中的童年,是对异化提出的警惕,对社会化过程中,纯真流逝的遗憾。或者说,作家以儿童的视角和精神向度,对这种一花予以反思和批判。这两部作品的意义,在于他们在理念的冲击中,说出了成人世界和孩童世界的一些本质性差异的真理。这实际上也是文学现代性意义的一种呈现。

然而,社会的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在精神、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着裂变和人的异化现象,现代性的文学艺术一直对现代性社会的发展提出质疑,不断变革的思想构成现代艺术的根本精神,创新成为现代文学艺术存在的生命力。现代性文学艺术通过建构新的审美认知体系和认识方式,与现代社会构成一种分离、对抗而又弥合的关系。现代性的文学艺术对社会历史始终展开批判性的反思。不论是《小王子》,还是《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都体现了这种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对成人世界的异化现象以童年精神和思维予以反思。

对童年的礼赞、对儿童精神世界的尊重、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核心价值,以这种观念为主导的创作,在书写童年生命中发挥了很有价值的作用。诚如朱自强曾提到:“童年时代并不是对着成长就要像旧衣服一样脱去扔掉的一种存在,对人生的整个周期而言,它是永远不能摘下的一环,是一个价值永存的领域。”因此,儿童文学如果以儿童为本位,它将看到儿童生命体内蕴含着不可替代的珍贵的生命价值。但是,当创作中以“伪”儿童本位为取向,反而成了创作的惰性。

童年不仅仅指孩子的生理童年,也指孩子的文化童年,指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对孩子的一种文化建构,它包含了社会对孩子的种种要求、期望和塑造。确实,儿童文学表征了成人对童年的看法,它是成年人想象的对儿童适合的东西,帮助孩子塑造他们所属的世界和具体社会中的自我理解。在儿童文学中,我们会发现人类富有想象力的表述,借由它们,儿童将能掌握对自我与世界的看法。加拿大儿童文学理论家佩里·诺德曼说道:“我所确认的儿童需要的文学,也许最好被定义为成人想要、并需要儿童需要的文学。”成人有义务帮助儿童知道应该知道的东西,儿童文学作为成人对儿童好而影响他们的一种方式而存在。

我个人觉得,理想的儿童文学是成人与孩子之间对于这个世界理解的一种审美沟通。经由儿童文学的审美通道,将人之为人的核心价值以真实、正确、真诚的方式来实现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有效交往。单方面替孩子说话,帮孩子说话未必就是儿童本位,就像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这种俯就式的身位位置的转化,未必能真正达到和孩子平等的状态。我们需要为孩子争取话语权,让孩子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也需要孩子对成人有丰富理解的可能性,相互尊重,平等互待,实现现代性之间的交往。

这个世界是属于大人的,也是属于孩子的。进入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将拓展更新更广阔的空间,传统文化的传承、民族身份的认同、地域特性的彰显、当代生活的表达、未来梦想的担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情怀,这些都将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童年的内涵和当代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观念。

童年的位移与儿童文学概念的再认定

□冯 臻